

薛定谔之猫

2

中雨 作品

我失去意识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
就是从水里被拉出来的雷子那张痛苦扭曲的脸……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薛定谔之猫

②

中雨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定谔之猫/中雨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ISBN 978-7-5520-0884-5

I. ①薛… II. ①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057 号

薛定谔之猫(全四部)

作 者: 中 雨

责任编辑: 王晨曦

装帧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53.75

字 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884-5/I·157 定价: 98.80 元(全四部)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邵德：合体人	001
第二章	曹正：汉奸的顾忌	023
第三章	邵德：小五的另一半	045
第四章	曹正：琥珀肉体	064
第五章	邵德：队伍里的鬼子	085
第六章	曹正：再遇郑大兵	103
第七章	邵德：鬼娃娃的支援	120
第八章	曹正：地下世界里的女人	137
第九章	邵德：大刀刘	153
第十章	曹正：生与死的叠加	175

第一章 邵德：合体人

我失去意识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从水里被拉出来的雷子那张痛苦扭曲的脸，惊讶的同时，我甚至能够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他当时内心深处的巨大恐惧。然后，我一直强撑着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

之后通过小五的描述我才知道，在我走到那个山洞拐角看到前方的几个人影时，我就已经倒下去了。在我昏迷的同时，瀑布那边被人从水里拉出来的那个男人，望着我流露出异常惊恐的表情，就在同时，出现了当时在场所有人都吓呆了的情况——只见那个男人的身体颜色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变浅，然后凭空消失了，而他的意识与思维却……

那个男人就是文易雷，雷子！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搂着我的是杨建。我脑袋像被人重重地捶了一下，痛得似乎要裂开了。杨建见我醒来，连忙朝着洞的深处喊道：“邵德醒了，你们过来看看！”

我扭过头去，只见在瀑布内的山洞深处，小五和郑大兵正背对着我们说着话。等我再回过头来，发现身旁站着的是海波哥和四哥。我喃喃地问道：“海波哥、四哥，我晕了多久？”

海波哥和四哥听了我的话，表情有些奇怪。海波哥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邵长官，咱们之前不认识吧？不用这么客套地称呼我们。”

杨建说道：“是啊，邵德你傻了吧？搞得好像跟这两个跑路的挺熟似的。你这是咋回事？冷不丁地就倒了，难不成跟娘们儿一样也会贫血？”

我一下子蒙了，怎么随口就向海波和赵老四问话呢？而且还直接叫他们为“哥”。可脑子却由不得我多想，越发地痛了起来。我双手抱着头，闭上了眼睛。

小五和郑大兵走了过来。小五蹲到我身边，关切地问道：“怎么样，邵德？”

我微微睁开眼睛，头痛欲裂：“没什么事！就是头很痛。”

郑大兵站在旁边说道：“过一会儿就好了，适应过来就行了。”

我冲郑大兵点点头，说：“兵哥，适应什么？”

杨建便又吼上了：“邵德，你有病吧？冲谁都叫哥，咋不叫我一声杨哥呢？整得和他们三个都很熟，和我却是外人了似的。”

我摇摇头，说：“杨兄弟，都是自家兄弟……”说到这儿，头更加痛了，只能闭上嘴。小五冲杨建瞪眼，示意杨建不要再说什么了。杨建便也不再吭声了。

小五却搂着我的肩膀，说：“能站起来吗？试试！先别说话，也别想事，就跟着我走几步看看。”

我支支吾吾地“嗯”了一声，一只手按着头，眼睛勉强睁开，借着小五扶我的力气，站了起来。小五却没有消停，扶着我径直往洞深处——我和他还有杨建来的方向走去。

我咬了咬牙，勉强迈开脚步，往那边走去。脚抬起来再放下去的刹那，感觉却像踩在针尖上一样，脚板刺疼刺疼的，我忍不住低声喊痛。小五却在我耳边说道：“忍住，慢慢来……很快就好了！”

很快就好了？什么很快就好了？什么意思？我感觉莫名其妙，可是脑子却无法去思考这些问题。

随即更严重的头痛让我只能放弃思考，像个木头人般任由小五扶着往洞深处走去，步履蹒跚，好几次都快要摔倒。每当双腿发软，从膝盖位置开始往下沉时，身边就会有一双大手稳稳地把我托着。我眯着眼望去，没想到郑大兵一直在我身边站着，眼神非常关切，让我心头一暖。

这心头一暖的同时，也让我产生了疑惑：我和郑大兵并不熟悉，可他怎么对我这么热情？

想到这里，我下意识地想把手从郑大兵的搀扶中挣脱，与此同时，又一个念头在心头浮起：郑大兵不就是哑巴吗？在四号房时就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哑巴！他关心我是正常的啊！

头更加痛了，但这些该死的想法乱糟糟地在脑海里搅成一团，很乱，很多画面在其中来回交错，入伍、战争、被俘、逃亡、追捕……

小五那低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邵德，先不要多想！有疑问我和大兵晚点儿会告诉你的，你先适应过来再说。”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适应什么？”我愣住了，明明是从我嘴里说出的话，却感觉很陌生，似乎那说话声很遥远，并且是在耳膜里回荡一般。

郑大兵在另一旁说道：“适应你身体里多出的一个人，多出的一个思维。”

我扭头转向他：“哑巴……哦，兵哥——”我顿了顿，再次改了称呼说，“郑大兵，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郑大兵却对着小五咧嘴笑了，说：“你看雷子还适应得挺快的，就这么一会儿已经能说完整话了。”

小五也微微地笑了笑，说：“还不多亏邵德的底子好，高大结实的身体，扛得住。”

“你们……你们在说些什么？”我脑子又一阵剧痛，痛得我忍不住闭上眼睛。所幸剧痛后能有个缓和的过程，就在缓和期间，思维恢复了正常。我咬了咬牙，对小五和郑大兵说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迷迷糊糊的？”

背后杨建的大嗓门又吼上了：“小五，你和郑大兵要把邵德拖到哪里去？”

我扭头，只见杨建抓着那长枪，朝我们大跨步地走了过来。而四哥却一伸手拦住他，背对着我，隔得远，瀑布的响声也大，听不清楚四哥和杨建的

说话内容。

杨建似乎很不开心，怒气冲冲地朝四哥大吼。四哥可能也来了脾气，对着杨建的胸口狠狠地推了过去。杨建脸色立马变了，举起手里的枪托，便要砸面前的四哥。

也就在杨建举起枪托的同时，海波哥手里的枪却一把对准杨建的太阳穴，海波哥眼睛鼓得很大，我第一次发现他凶起来的模样也怪吓人的。四哥连忙把海波哥的枪压了下来，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郑大兵对我和小五说：“你们先聊聊，我过去看看。”那边杨建和海波哥两人大眼瞪小眼，似乎随时就要干上了。四哥站在中间，张嘴在说着话。

郑大兵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不知道和四哥他们说了些什么。杨建和海波哥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各站一旁，委屈地望着我。

“小五！”我扭过头来说，“我是怎么了？怎么我脑子里乱得像糨糊一样？”

小五还是看着后面，似乎对杨建和海波哥的冲突依然心存芥蒂。半晌，小五才回过头来，对我说道：“你之前不是说我的眼珠可以放大吗？现在你的瞳孔也变得和我一样了。”

“什么？你说我的黑眼珠也变得很大了？和你一样？也和那光头一样？”

小五点点头，说：“邵德，记不记得文易雷，就是跟着赵老四他们跑的那个战俘文易雷？”

我点点头，脱口说出的话却是：“雷子吧？我就是！”说完这话我自己都蒙了，我明明是邵德，怎么会说自己就是文易雷呢？

小五应该是看出了我当时的震惊：“对！你就是文易雷，文易雷就是你。”

“那……那我不是邵德吗？”我感觉自己脑子更加乱了，又一阵剧痛袭来，我忍不住抱头蹲下，痛苦地闭上眼睛。

小五接下来说出的话让我更加惊讶：“对！你还是邵德，邵德也还是你。”

我闭上眼沉默了很久，脑海里有很多支离破碎的画面闪现。画面里，我是陆伯伯一手带大的邵德，却还有另外一个童年，严厉的父亲站在文家祠堂，对我吹胡子瞪眼地教训；我在军队营房外来回奔跑，却又在北京的大街上和一干学生振臂高呼着口号；我穿着一身满洲国的军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自惭形秽，却又举着青天白日旗在枪林弹雨中吼着“打死小日本”……一切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接近：沈阳城里撞向我妻子春梅的那辆汽车冒着黑烟快速地远去，蹲在战俘营号房角落里的我偷偷摸摸地磨着石头刀，回头看到的是死老头关切的目光……

我痛苦地抱着头，恨不得去撞墙：“小五，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啊……”

小五的神情似乎和我的心情一样沉重，一字一顿地说道：“邵德，你现在身体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邵德你自己，另一个是我们正在追捕的战俘文易雷。”

我拼命地把小五推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声地吼道：“不！不可能！小五，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到底是谁？”

说完，我猛地跳了起来，冲瀑布方向跑去，边跑边歇斯底里地大吼：“给我镜子！给我镜子！我要看看我到底是谁？”

站在瀑布前方的杨建连忙张开双臂拦住我，说：“邵德，你疯了？”

我脑子乱得像要炸开一般，愤怒地甩开他的手，吼道：“别拦我，走开！”

我随手打在杨建身上，没想到他竟然直挺挺地往旁边的山壁上横着飞了过去。站在旁边的郑大兵连忙抱住了横着飞过去的杨建，然后两人一起倒在了地上。我身后的小五也朝我跑了过来：“邵德！你冷静点儿……”

我怎么可能冷静下来，直挺挺地冲向那水帘，纵身跳了下去。冰冷的水打在我的头顶，却也没有压住我向前跳跃的身体。跳出瀑布的瞬间，我才发现这一跃居然有一人多高，并且在距离瀑布五六米的位置才坠到脚下的水潭里。

此刻外面的天空已经有点发黑，也就是说我昏迷的时间足有七八个小时。我奋力地朝岸边划去，借着水流的劲儿，也可能确实是我力气大，只用了五六秒钟就游到潭边，随即我双手撑着岸边，一下子跳上了岸。

我无暇思考这一连贯动作中的异常，我更关心的是水面映出的脸还是不是我。我急于想弄清楚自己究竟是谁，潜意识中我认为自己是邵德，转而，我又认为我依然是文易雷。

水面是清澈的，尽管水流很急，倒影来回晃动，可我还是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我是邵德，满脸横肉，眉毛很粗，眼睛大如铜铃的邵德。

那双很大的眼睛里，一对和寻常人完全不一样的大瞳孔，也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水面的倒影里。

“邵德！小心后面！”瀑布那边，小五焦急的大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抬头，只见小五和郑大兵在瀑布里傻傻地呆站着，仿佛头顶极速冲下的水流根本不存在，惊愕中带着恐惧。

我连忙转过身，朝小五手指的方向看去，脑海里第一反应是：有鬼子兵！

很快，我就知道我错了，我身后压根儿就没人。不远处的一棵树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人形生物趴在树上，黑色的发丝盖在脸上，一双血红的眼睛透过头发死死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疼得慌。

她全身赤裸，整个脸部被头发掩盖，无法看见容貌。仅从胸口的乳房大概分辨出是个雌性的人形动物。她手脚的粗细和身材都和普通成年女人无异，这点和之前看到的树上的鬼娃娃完全不同。只是她全身没有皮肤，肌肉全部裸露在外，就像是一个被完整剥了皮的女人，完全没有普通人皮肤的那种光滑和颜色。她身上显现出的是狰狞的血红，还有像经脉般错综交叉的凸出的绿色。

我毫不犹豫地去掏腰上别着的手枪，但手脚似乎因为巨大的恐惧而失去了应有的灵活性。身后扑通通的声音响起，应该是小五或者郑大兵向我靠过来了，就在这时，面前大树上的无皮女人却冲我张嘴，那是个沙哑的女声，

声音模糊不清：“九……九……日！九……日！”

她连续喊了两遍“九日”，然后扭头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在黑压压的林子里。

我感觉到身上早已是冷汗淋漓，即便全身早就在水里湿透了，也能感觉到背后那毛骨悚然的鸡皮疙瘩。

小五走过来，站到我身边：“她说什么了？”

我扭头陌生地看了看他，又同样用陌生的眼神看了看郑大兵：“她说她……”一句国骂。

小五听了我这句话，脸色变了变，但还是压下怒火，语气却明显有了变化。“邵德，现在这里没外人，也和你明说吧！你现在和我还有郑大兵都是同一路人。”顿了顿，他继续说道，“包括之前你见到的那个光头，也都是同一路人。”

“什么人？”我依然没有好气，脑子里很乱，但因为刚才被冷水浸泡过，头痛似乎好了些。

回答我话的却是我身边的郑大兵：“雷子，你现在也是合体人，或者叫重生人。”

“什么叫合体人？”我扭过头看着郑大兵，潜移默化中，我似乎对他称呼我为雷子不再有抵触情绪了。

郑大兵叹了口气：“就是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人，说得玄乎一点儿，就是有两个人的思想，两个人的意识。同样也有两个人的力量。”

我蹲了去，双手抱着头。尽管对于他俩的这一解释我完全接受不了，但现在我脑海中有两个重合的意识却是不争的事实。包括我自己的意识和文易雷的意识。

沉默了很久，小五和郑大兵也没有吱声，默默地看着我。最后我咬咬牙，抬起头来对他们说：“刚才那树上的女人对我说的还是那两个字——九日。”

小五愣了一下，然后对郑大兵说：“看来那女人也和鬼娃娃是一起的，

可惜它们还是很提防我们，或者是它们没办法和我们进行深入沟通。”

我望向小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快别磨蹭了，明说了吧。”

小五和郑大兵互相看了一眼，小五嘴角抽动了几下，想要说些什么，可郑大兵抢先说：“我们先带老四他们回山洞，路上慢慢再说。”

我点点头，然后对郑大兵说：“回我们待过的那个山洞去吧！”我觉得这话似乎有些不妥，又补充道：“就是雷子和你们去过的那个山洞，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死老头、振振和吴球。”

郑大兵点点头，然后要我和小五在岸边等他，他进去把四哥、海波哥和杨建先叫出来。说完他就下了水，迎着激流把那根藤捡回来，我和小五接过后，郑大兵就往山洞游去。

看着郑大兵远去，小五扭过头来对我说：“大兵是自己人，你晕倒时我已经和他对上暗号了。”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四哥应该也是吧？”

小五“嗯”了声，然后对我说道：“邵德，对不起！你现在身体里有文易雷了，应该就知道我为什么很多事情要对你遮遮掩掩。”

我说：“是因为你也早就知道身边有日本人的奸细吧？”

小五扭过头，远远地望着山洞那边，说：“我们知道日本人有奸细安插在战俘营里，但始终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像郑大兵和赵老四他们逃跑的事，日本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可为什么会由着他们跑出来呢？这些包括上峰也很不理解。”

我皱着眉，因为文易雷的记忆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并且文易雷对于很多问题和一样，始终持有多疑的习惯。我开始试探着对于整个事件进行稍微深入地分析：“你说，会不会是日本人故意放我们进入远山的？或者他们就是想让我们进入林子，来看看我们对于远山中的古怪知道多少。”

“很有可能！”小五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与之前相比，似乎多了点信任。

正说到这里，山洞那边又有人影晃动。我和小五连忙稳稳地抓住藤，只

见杨建最先从洞里出来，他脑袋浮出水面时，一头长发贴在脸上，乱糟糟的。杨建抬起头对我们俩笑了笑，腾出一只手来，把头发理了理。

小五笑了，说：“这小子还怪臭美的。”

我淡淡地笑了笑，因为目前的处境让我无法继续纠结。小五拉着藤，我弯腰把他们从水中一个个拉上岸。最后出来的是郑大兵，他不是抓着藤出来的，而是把藤扔到水潭里冲走，再自己游上岸的，这样做自然是不想被人发现有进入山洞的痕迹。

四哥和海波哥没有主动和我搭话，看他们的神色，应该是郑大兵已经对他们说了雷子并没死，而是重合到了我的身体里的事。可是要他们坦然面对现在这个热情又陌生的我，也不太现实。我主动对他们笑了笑，说：“四哥、海波哥，咱们现在还是赶紧找到死老头他们三个吧！”

海波哥讪讪地笑笑，说：“行！”然后很无奈地说道：“邵长官，你说我现在是叫你雷子好呢，还是叫你邵德？”

我愣了一下，四哥拍了拍海波哥的肩膀说：“我看还是叫他邵德吧！”

海波哥叹了口气，说：“好吧！”说完扭头问郑大兵：“大兵，那雷子去哪儿了？我是说雷子的身体。”

小五插话进来：“你问我，我又问谁？就像这林子里的一堆事，我和大兵虽然比你们知道得多一点儿，可也只是比你们多一些疑问罢了。”

郑大兵打断了小五的话：“老四，你和海波还有杨建走前面吧！回咱们之前烤鱼的山洞。我和小五，还有邵德跟着你们，还有些话要私底下说。”

杨建明显很不高兴：“有什么事不能让咱知道？神神秘秘的。”

我搭上杨建的肩膀：“杨兄弟，别说你了，我这当事人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总之你放心，我邵德已经当你是兄弟了，如果有见不得人的事会危及大伙，我绝不会瞒着大伙。”

杨建对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回报我一个匪气十足的笑容。小五也凑过来说：“杨建，别说，还要先问你件事。”

“什么事啊？大学士你也会有问题要问我？”看来杨建对小五很不满。

小五并不在意。“你在这林子里这么久，有没有看见过一个裸体女人？”

杨建猛地兴奋起来，叫道：“什么？有不穿衣服的女人？在哪儿啊？带我去瞅瞅。”

小五摇头，说：“就怕你看见后腿也软了。”

四哥和海波哥听到这些，也走近了。四哥说：“这又是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我迎着四哥的眼神，说：“我和兵哥还有小五出洞后遇见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像那些鬼娃娃一样趴在树上盯着我们。”

杨建吞了口口水，问道：“长得好看吗？”

小五哈哈地笑了：“好看，就怕你看见了双腿发软。”

杨建问：“为什么？”

我回答道：“因为……怎么说呢？你见过一个被剥了皮的女人吗？”

一直没出声的海波哥插话了：“没有皮？邵长官，你说的这个没皮的女人有没有沾过这水？”

我摇头。小五却直盯着海波哥：“海波，你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

海波哥愣了下，说：“没什么啊？我就寻思着没皮的人岂不是一身是血，沾上水岂不是血水会被冲得到处都是？”

小五点点头，说：“看上去她身上全部是血痂，血倒是没有渗出来，也没有沾水。”

说到这儿，四哥似乎想起了什么，一只手搭着海波哥，另一只手搭着杨建，说：“得了得了！真有个裸体女人他们三人自个儿都先扑上去了，还会轮到咱们啊！来来来！咱走前面去，让他们三个说悄悄话去吧。”

杨建扭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反驳，跟着四哥便往前面去。海波哥似乎还想说什么，可四哥没给他机会，拖着他往前面大踏步地走了。

我和小五、郑大兵站在原地，等四哥他们三人走远才开始往前走。小五和郑大兵把我夹在中间，这种感觉让我不舒服，好像被他们胁迫一样。尤其是脑海里文易雷的思维似乎比我本身的意识更多疑，于是我假装随意走到

旁边，和小五一左一右把郑大兵夹在中间。小五和郑大兵也没察觉出来，还是和之前一样。这一切证明了我体内两个多疑的想法，只不过都是疑神疑鬼而已。

郑大兵最先开口：“小五，相信我三年前的经历你也只是在上峰那里听到了些皮毛，细节应该都不知道吧？我先说说三年前的事情吧，让邵德对这一切先有个大概的了解。”

我和小五都点点头，等着郑大兵开口。可郑大兵却一下子沉默起来，低下了头。我扭头看着身边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发现他的眼中居然浮现出一丝哀伤来。半晌，郑大兵抬起头来，说：“我是1935年在南京接受的这项任务……”

当时郑大兵还是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一名特务。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最早的负责人是两位姓陈的大官。外界把这个机构的骨干人员都归纳为CC系特务，也就是这两位长官姓氏第一个字母的简写。

1935年的一个傍晚，郑大兵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他同一个行动组的另外两个人，当晚赶到南京城外一个叫幽园的地方开秘密会议。这个命令直接由中央组织部下达，连当时郑大兵的直系领导都不知情。

郑大兵和那两个人当晚就赶到幽园，只见幽园外站岗的士兵都换成了宪兵队的人。在看了郑大兵他们的证件后，一个中尉军衔的军官把他们带入了幽园的地下会议室。进去一看，房间里已经有三四十个人，有一半还是穿着军装的。

郑大兵三人也没有多话，因为这三四十号人都皱着眉各自坐着，互不答理。之后陆陆续续又进来了十几个人，郑大兵偷偷数了一下，一共有五十个人。一半应该是特务人员，另外一半看模样像是部队里从事机密工作的，虽然穿着军装，但那股沉稳劲儿却是藏不住的。

大伙都一声不吭地坐得笔直，等了很久。等到的竟然是当时组织部调查科第三号人物大特务王春贵与组织部一号人物——被郑大兵他们背后称为陈老板的那位大官。

陈老板默默地找了个位置坐下，没有吭声，站在最前面的是大特务王春贵。王春贵当时四十岁不到，梳着整齐的分头，一派儒将的模样。他紧锁着眉头，缓缓地环视着五十个腰杆笔直的属下，说：“有谁不愿意为党国献出生命的，现在可以站起来走出去，我王春贵保证绝不会因此看不起他。”

大伙心一沉，但没有人真站起来。相反，王春贵这话倒是勾起了在座所有人的好奇心。

王春贵见大家目光坚定，感到很欣慰。“行，我很为大伙感到骄傲！看来咱中华民族有血性的汉子并没有死绝。那么，接下来你们要知道的将会是一个惊人的秘密。今晚大伙就先休息吧！等会儿有人安排你们就寝。明天早上八点，还是在这个会议室，继续我们的会议。”

说到这儿，王春贵顿了顿：“当然，还是之前那句话，如果谁不愿意为党国，或者为咱中华民族付出生命，甚至比牺牲生命更可怕的付出，今晚还是可以走，门卫不会拦住在座的任何一位。我王春贵不勉强在座的人，毕竟很多同人都有老有小，我不可能苛刻地要求你们为了国家，放弃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各位！明天早上还在这个会议室的，我就当你们已经对党国立下了生死状。到时候，如果哪位了解这些机密事情之后，还想要全身而退……我想，结果你们是清楚的。”

说完这些，王春贵和陈长官走出了会议室。大家看着两人走远，才开始交头接耳讨论，但也没时间给大伙来讨论些什么。随即几个宪兵走进会议室，给大家分配房号，两人一个房间，让大伙都早点儿休息。同时要求所有人，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必须全部下掉，甚至连钥匙和皮鞋上的铁扣子也被仔细摘除。

幽园很大，有四五十个独立的房间。郑大兵和那两个同事被分开了，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和郑大兵住同一个房间的是一个穿军装的汉子。郑大兵进到房间时，那汉子正一脸严肃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见郑大兵进了房间，这军官立刻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反感来。毕竟军队里的军官对调查科的特务都没什么好印象。

郑大兵也没主动跟他打招呼，脱了鞋，坐在床上点了支烟，自顾发呆。

半晌后，反倒是那军官忍不住了，对郑大兵说道：“兄弟，给支烟来抽抽吧！出来得突然，没带香烟。”

郑大兵摸出一支烟，同火柴一起扔了过去。军官接过来后点上，狠狠吸了一口。沉默了很久，那军官试探着问：“兄弟！你怎么看？”

郑大兵对这军官也没好印象，毕竟在从事中央调查科特务工作的过程中，他对军队内部的腐败以及假公济私的那一套也早有见识。军人看不起特务，特务也看不起军人。但既然都拴在一起了，完全不理睬似乎也不好，于是，郑大兵反问道：“什么怎么看？”

军官叹口气：“就王长官的话啊！”

郑大兵的心一沉：“还能怎么看？执行！”

军官把手里的烟头掐灭，站起来走到郑大兵身边，从郑大兵的烟盒里又摸了一支烟点上，拍了拍郑大兵的肩膀：“兄弟！你父母还健在吗？”

郑大兵摇摇头说：“父母早死了，老婆还在别人家当姑娘，我一个人无牵无挂。”

军官淡淡笑笑，说：“还是你好啊！我最小的孩子才四岁，父母在江苏老家。不是咱犯怂，只是真要我准备牺牲，下不了决心啊！”郑大兵点点头，没有接茬儿。

军官又吸了口烟，然后对郑大兵说道：“我叫汪迪，兄弟怎么称呼？”

郑大兵回答：“我姓郑，叫我大兵好了。”

军官点头：“大兵兄弟，你决定留下吗？”

郑大兵对眼前这叫汪迪的汉子也慢慢有了点儿好感，毕竟对方的话说得也算诚恳，不是那种端着军官架子的人。郑大兵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命令接得太突然，没有一点儿准备。汪兄弟，你在部队也是从事机密工作的？”

汪迪点点头，说：“具体工作请恕兄弟不方便明说。”

郑大兵笑笑：“理解！”

顿了顿，汪迪冷不丁地说道：“大兵兄弟，咱走吧！”